



留学生文学丛书·纪实文学

LIUXUE SHENG WENXUE CONGSHU

东京夜话

吴民民著



DONGJING YE
HUA

安徽文艺出版社

留学生文学丛书

东京夜话

吴民民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东京夜话

吴民民 著

责任编辑:岑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排版:合肥皖佳激光照排部

印刷:合肥铁四局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1

字数:207,000

版次: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032—8/I·937

定价:5.7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大约两年半前，我们刚刚编定这套丛书最初的两本——《丛林下的冰河》（小说卷）与《纽约白日梦》（纪实文学卷），曾在后记中写下这样的话：“本书只包括大陆留学生的作品，今后也可另行编选台港澳留学生的创作。在外留学的作家们羽毛渐丰时，我们也愿意将他们中短篇的个人专集或长篇小说的单行本编入这套丛书。总之，留学潮方兴未艾，这方面题材的发展天地是很广阔的。”时隔不久，我们竟已能向读者推出王周生、林涓、陈喆与吴民民写于世界各地的四部新著了，欣喜之心难以言表。

两年前，我们这套丛书刚刚入世时，留学生文学已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在出版界则尚未十分走俏。而今，同类的书纷纷面世，大有雨后春笋之势。这在我们预料之中，也同样令我们欣喜。但愿我们这套丛书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特色，不断为留学生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奉献。

请海内外的读者和作者继续支持我们，及时向我们推荐优秀的新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信然！

丛书主编：郑宗培 刘绪源

1992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留日学生心态录

序.....	1
一、第三次出国浪潮.....	2
二、买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4
三、沉沦——来自于泰王国的诱惑	19
四、强人李怀冰	28
五、选择和期待——走向未来的芸芸众生	77
六、海南人的价值观	
——来自于池袋小屋的遐想	82
尾声、中国人——一个无法改变的胎记	89

东京夜话

——留日中国学生的情爱世界

序、阳光酒吧厅的四人聚会	91
一、来自于L君的自述	92
二、国际化时代中的“国际结婚”风潮.....	118
三、在“国际结婚”的招牌下.....	127
四、红尘有爱.....	144

靛女泪

1、在东京新桥开往伊豆下田的火车上	174
2、东京都公寓里的凶杀案	178
3、吉泽美惠律师的疑问	188
4、新的线索来自于百乐门大酒店	192
5、小川寅一郎教授之死	196
6、侦探家大岛泉重新出现	203
7、两个男人之间的搏斗	208
8、应该救妓女呢，还是应该救天使？	212
9、难忘的热海之夜	217
10、通向地狱的道路.....	221
11、两个疲惫不堪的女人.....	230
12、法律常常会把希望逼入绝境.....	234
13、喜出望外往往导致乐极生悲.....	241
14、神圣的使命带来的只是个破灭了的希望.....	245
15、一个舞台的成功取决于另一个舞台的构成.....	251
16、警犬吉野太郎粉墨登场.....	254
17、这样的事在丸之岬曾多次发生.....	255
18、走向欢乐和鲜花的魔鬼.....	260
19、两个舞台，一个结局.....	262

留日学生心态录

序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战国时期，燕齐沿海，多有能言巧辩之士。妙不可尽于言中，尤以能炼不死之丹，修长生之术，取神山仙草为最。天下归秦之后，其况愈演愈烈，盛极之下，有方士徐福，为取悦始皇，谎称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山，长有不老之药。为取仙草，求神丹，须得童男童女六千，同栖楼船而行。奏得恩准后，数万民工，按徐福指令，夜以继日，赶制船只。不消多时，大小数百只凤阁龙船即刻完备。而后，选定黄道吉日，在箫韶管鸣之中，从山东琅牙入海，浩浩荡荡。沿岸数十万百姓，引颈而望，额手称庆，目送于日落西沉，夜幕下垂之后，仍然余兴未尽。

此情此景，后人自然难以忘怀。《始皇本纪》、《太平广纪》中，对此均有一番抒怀。就连千年以后的白居易，也情不自禁地在他的《长恨歌》中，唱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感叹。

此后，又是千年。

在本世纪进入最后 10 年之际，妙言却再次而起——有“徐福村”在日本佐贺县神奇郡被发现，其村民上万，均为秦姓。他们视艾、藜、萝卜为长生不老仙草，称富士山为蓬莱。其中，更有好事者去查考历史，著书立说，引证自己是当年“徐福军团”率领的六千童男童女的子孙。这一发现，震惊日本列岛，使得无数有识之士去思古算今，其结果果然令人汗颜。大和民族引以为豪的弥生文化，难道会出于徐福一行？由此立证推测，那……日本人的祖宗，莫非全部来自中国？

此事真伪，自由专家学者们去考究。但最早的中国移民之荣，当首推徐福无疑。

时隔两千多年，一大批当代“徐福们”——年轻的学子东渡日本列岛，引出了一桩桩新鲜生动的人物、故事来。

一、第三次出国浪潮

假如我们把中国社会自 1979 年打开大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出现的出国、留学热按阶段来分析的话，那么应该说，出现在笔者眼前的人流的涌动，大概要算是第三次浪潮。

屈指数来，第一次浪潮的起源点，也许应该算是在北京。据不完全统计，1981 年北京地区首开英语“TOEFL”考试，当时考生是 285 人。两年后的 1983 年，考生人数增至 2500 人。而 6 年后的 1987 年，考生人数猛增 3 万人，以自费留学为中心的出国留学总人数超过 5 万人。其中，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 80% 以上是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

正如周而复始的潮汐一样，当第一次浪潮还在汹涌澎湃之

际，第二次浪潮的底流也已经形成。它的起源点应该说是上海。他们的流动目标是亚洲的经济大国日本。他们间，有发了财的个体户，也有不满于现状的小职员、小青工。

1986年，上海地区批准出国的总人数为1万多人。1987年，这个数字比上年翻了一翻。而到了1988年，申请出国的人数又有较大的增加。后来虽然签证上出现了波折，但最后日本国内语文学学校的就读生总人数，仍然达到了28,000多名。

充满戏剧性的第二次浪潮的流动前方，虽然布满暗礁险滩，可仍然声势浩大，它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已经跨越了国界，并且越来越受人注目。而它的新的动态，不仅仅只是牵涉到中国的千家万户，并且也受到了海外各国政府以及民间人士的关注——这“巴拉巴拉”^①东渡而来的28,000多名就读生，除了25%左右的优秀分子可能进入日本的中专或者大学继续深造外，其余的在两年后又将重新面临选择。因为和欧美的大多数国家不同，日本政府不允许接受移民。对于期望在日本就读日本语言的学生来讲，日本政府最多只给予滞留日本两年的签证。这意味着进不了高等院校的那2万多名中国就读生在两年后又将“巴拉巴拉”……

毫无疑问，第三次浪潮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了。它将积第二次浪潮中所沉淀下来的泥沙为一身，把被淘汰者的悲伤、忧愁、疾恨和罪恶，加倍地凝聚在一起。

一年半过去了，时间的年轮已经转向了1990年。已经初具规模的第三次浪潮此时也已形成。只是，它的流向还依然不清。这里面除了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构成这股浪潮的力量本身，非常的均衡不平，杂乱无章。

他们有的只是国人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好斗心。

① 巴拉巴拉是日语的谐音，意为松散、零碎的意思。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未来将注定要“巴拉巴拉”。

在笔者所能采访到的 37 名对象中，几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未来准备了前可进、后可退那样的两重、甚至是三重的构想。在生活的路上，没有谁比他们更煞费苦心的了。那种时而交叉并行，时而冒险突破，时而动人心弦，时而又缓缓迂回的攻防退守战术，假如你不去和他们细细交谈，那就有可能会坠入被他们所编织的云雾之中。实际上，他们的遭遇——那些被编造出的天衣无缝的计划的实施过程本身也证明，那些编造者们自己，首先就堕入了那云雾般的网络之中而难以自拔。

这些故事自然是十分离奇的……

二、买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9 年 5 月的一个傍晚，南半球最大的港口城市——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端，一条有着田野，紧靠着拉普拉塔河岸的里约内大街的人行道上，一个西装革履、拎着挎包、身材细长的中国人，正匆匆忙忙地走着。

这人叫吕志远，34 岁，性格坚毅，充满自信，他先从国内到达日本，再从日本飞往南美，这前后时间加起来才不过两年半左右。来到阿根廷才不过四个多月，那种已过了而立之年却又什么都没有立起来的焦虑，从他那行走如飞的速度上都能感觉出来。

里约内大街笔直，很长。穿过一片绿荫，是一堵高墙。绕过高墙，吕志远放慢了脚步。他知道高墙后边的地上拴着一只猎狗。那是一只凶恶的印第安人种的狼犬，每次经过，它总是会瞪着两只闪烁着绿光的眼睛朝他扑来，并且狂吠不止。假如

不是因为长长的铁链把它牢牢地锁住的话，那恐怕只能绕道而行了。

果然，在满堆着桦树皮和干草叶的空地上，那只畜生出现了。它竖起耳朵，昂起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只是与往常不同，它只是狂吠，却没有朝他扑来。

吕志远松了口气，但是仍然不敢偷神。他斜着身子，一边望着那只狼狗，一边慢慢地挪动脚步，企图悄悄地穿过那片空场。也就在此刻，人们才会发现，他的左腿似乎有点瘸。

这是他留学日本一年零十个月的生活中唯一留下的纪念。那一次，他在东京四谷的一家料理店里打工，由于他和那个掌勺的日本厨师发生了争执，那日本人竟然拎起一桶开水朝他的脚上泼了过来。幸亏，他的右脚跳开了，可他的左腿却被烫得燎泡四起。由于舍不得花钱去医院诊治，又无处去伸冤要求赔偿，他只能强忍着疼痛，用从国内带去的紫药水应付了事。不料遭致感染而引起了脚髌炎，以致出现了今天的状况。从此，他的性格改变了。他变得沉默寡言，那本来应该叙说的语言沉淀下来，久而久之却成为了一种力量，一种期望复仇、期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

他在日本的奋斗是不成功的。虽然比起刚刚离开中国大陆时，他的口袋里多了将近 150 万日元的财产，可是为了不甘就此而结束的海外生活，他把这用血汗挣来的钱财的一半，换取了能够前往南美去继续淘金的机会。他相信自己在阿根廷这个有着 2700 万人口和 277 万多平方公里的美洲大国里会获得希望。这种自信非常盲目，充满冒险色彩。虽然前程未卜，无亲无靠，对这里的国语——西班牙语目不识丁，可是他认为，在日本已经当过了人下人的他，不可能再继续去做人下人了。命运总有转机，它没有出现在日本，那就必然会出现在其他的地方。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勇气，吕志远才躲过了狼犬，穿过了空地，来到了一座有着白色的尖顶、黄色的围墙的建筑物跟前，他停顿了一下，随后从容地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带有南美洲风味的中国餐厅。

十分钟以后，屋外又传来了狗吠声。这次的来客驾驶着一辆黑色的美国工具车。他把汽车直接开到了餐厅门前。

这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人。髻髻的头发，高高的鼻梁，粗线条的脸庞和大大咧咧的嘴巴，既给人一种陌生感，又使人感到不安，尤其是那敞开着的胸怀上露出的那一簇簇的胸毛，以及那花格子衬衣里面所掩饰不住的大肚子。

吕志远知道，这人就是阿根廷政府移民局的官员，叫洛斯，他与餐厅龚老板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像龚老板这样的人，世界各处都有，尤其是在华侨集中的地方。

龚老板，真名叫龚金霖，出身于上海。1949年初，也就是他15岁那年，他的父母就把他从大陆带到了美国。原为国民党军官的他的父亲，本来一心指望他能够进入美国的一流大学，留学深造，可不争气的儿子却喜欢在他父亲经营的洛杉矶中国饭馆里凑热闹。虽然没有多大的长进，可也炒得了一手好菜，以至于经常瞒着父亲，在掌勺师傅的休息日里，自作主张，代为执掌。

以后，在一次偶然的风月场上，他认识了一位长着一副媚态的阿根廷姑娘，名叫黛丽丝。当时她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生活，甜蜜的恋爱生活没有过多久，他们就不顾双方父母的反对，自作主张地结婚了。

只是好景不长，就在他们婚后的第3年，龚金霖的父亲脑溢血死了，把这个中国饭馆留给了自己的独养儿子。本来，只要龚金霖夫妻妥善管理，那日子自然是能够红火的，遗憾的是比他小8岁的漂亮的黛丽丝就是不愿意过安稳日子。她一会儿

说要回阿根廷，去协助父亲管理牧场，一会儿说要去墨西哥她母亲的老老家去过吉卜赛人的浪漫生活。妻子的鼓捣使年轻的龚老板感到不安。而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还未满周岁。出于无奈，龚老板卖掉了洛杉矶的店铺，同意了妻子的要求，举家搬到了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重开门庭，经营他的老本行。当然，比起美国洛杉矶来，饭店的收入自然要少得多了。

惨淡经营之下，龚老板有点坐不住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缺钱，而是实在闲得无聊，有劲没处使，周围又不像美国洛杉矶那样，有着那么多的中国食客来陪他一起解闷。他想去搞商品贸易，但这需要资金，还要冒险，可是他既没有勇气去冒险，也没有大笔的资金。他又计划着去做股票和土地买卖，搞人身保险，可是每一次都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后来，他除了掌勺做菜，没有其他本事，只得死心了。

他把饭馆改成了酒店，又把酒店变成了既能喝酒，又能吃饭，既有中国料理，又有意大利面条和法式西菜的餐厅。这以后，他的客人增多了，像洛斯这样的移民局的官员也经常光顾了。

他正是在认识了洛斯以后才对移民问题逐渐关心起来的。因为他发现，经常有人特意在吃饭时间到餐厅来找洛斯，就移民问题与他商量，向他求情。他几乎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把成叠的钱塞到洛斯的手上，而洛斯几乎每一次都不动声色地收下了。这移民局的官员怎么就那么吃香？而那些有求于洛斯的人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当初，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知道自己也可算是个移民。从上海移到美国，又从美国移到阿根廷。只是，那两次移民手续，都不是他亲手去办的。第一次，是老爷子一手经办的，而第二次，则是他的太太的高明艺术。

应该说，使他对移民问题兴趣骤增，并且真正明白移民中

的许多奥妙的人，也许要算是他那个远在上海的堂房侄子了。

1985年，那个36岁的年轻人离开了上海，私费到美国留学。到美国后还不到两年，他竟然改变行当，做起“人头生意”来了。他委托堂伯父龚老板来经营进入南美洲各国的移民业务。只要做成一个移民，他和堂伯父就各有两千多美金左右的收入。他向他的堂伯父介绍说，在中国大陆，期望移民国外，哪怕就是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这样还不算富裕的南美国家也可以的年轻人数量不少，这就意味着，他们合营的“事业”前程无限。

堂侄的建议，勾起了龚老板的当年的心愿。他真没想到，当年一心想搞，可又不知道搞什么、怎么搞的念头，竟然在他堂侄子的启发下开了窍。

他首先想到的目标就是移民局的那位洛斯先生。他知道，只要移民局的大印一盖，一张合法的居住证就可以到手，阿根廷驻外使馆就得发放入境签证。好在洛斯先生是这里的常客，所以，要买通洛斯看来并不成什么问题。

“洛斯先生，我有一事要求你帮忙。我的亲戚在中国大陆，他想移民，来我这里，您看……”终于，龚老板试探着开口了。

“您的亲戚？”洛斯眯起了眼睛，显然他有点怀疑。

“是的，我的亲戚……我的堂侄。”龚老板支吾着，他避开了洛斯的眼神。

“哈，龚掌柜，真有您的！咱们成交吧！哈哈……”洛斯突然捶了龚老板一拳，放声大笑起来。

“呵呵，呵呵……”龚老板也附和着，尴尬地笑着。就在他们两人那不同的笑声中，他们间的交易也在相互间的默契中成功了。

此后，龚老板通过洛斯，用钱打点上下，又通过他的堂侄子，物色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的移民对象，他和洛斯配合密

切，又把餐厅作为据点，使几十笔“人头生意”在这里拍板成交。以致于没过多长时间，龚老板就发现。做“人头生意”的利益，超过他所经营的餐厅的收入了。

然而他没有想到，洛斯也有骗他的时候！

半年前，龚老板的堂侄从美国发来了电传，龚老板把他的朋友吕志远从日本办到阿根廷。在电传中堂侄特意关照龚老板，说吕志远是他好朋友，精明能干，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在日本期望办理移民手续的年轻人的名单，能有助于龚老板的“人头生意”，所以他希望龚老板降低收费标准。

这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没想到洛斯这一次搞来的居住证红本，却是一件“赝品”。当不知内情的吕志远拿着那本伪造的证件到阿根廷驻日本使馆去办理入境签证时，很快就被发现了。追查之中，那麻烦自然也找到了龚老板的头上。在警察局的追问下，龚老板咬紧牙关，矢口否认，总算转危为安，使洛斯感激万分。要不，事情牵涉到移民局，他洛斯也是脱不了干系的。为了感谢龚老板，洛斯同意不再另外收费来帮助吕志远以旅游身份先来阿根廷，然后再办理定居手续。

1989年1月12日，当龚老板的一家还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中的时候，吕志远已经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了电话联系，他们终于见面了。而后，龚老板帮助吕志远在离自己家三十多公里处的埃塞萨租了房子，并再三叮嘱洛斯以最快的速度来办理吕志远的居住证，把旅游签证改过来。不久，洛斯电话约定在一星期以后，即本文所叙述到的那一天的傍晚7点钟，在龚老板的餐厅里交货，并与吕志远本人见面。

正如本章开头所叙述的那样，当吕志远刚刚在龚老板的餐厅坐定，还没开始交谈之时，洛斯开着工具车也到了。

“呵，洛斯，正等着您呢！快来，今天我特为您准备了陈年老酒。快，别再磨蹭了。”龚老板站在餐厅门口热情地喊道，”

今天您还真不错，总算准时地到了，要是往常，咳……”

“别说了，龚掌柜，今天运气不好，晚上还有公事。我这是提前来的呢！”洛斯走进餐厅，便一眼看到了放在柜台上的那两瓶老头牌威士忌。“呵，真是有好酒！嗯……有好酒却喝不得，太残酷了，遗憾，遗憾。噢，这就是那位日本来的先生？您好，今天我可是把好消息带来了！”洛斯一边捧着那瓶酒，用鼻子凑着瓶盖闻着，一边用手拍了一下吕志远的肩膀。

“噢，带来了？那好，今天可不会错吧？要是再弄个假的来，那些小子们在阿根廷可是要跟我们拚命的哟！”龚老板半开玩笑地对洛斯说道。

“哎？您……这算什么话？”洛斯疑虑地晃着脑袋，他把嘴角往吕志远那边努了一下，神情似乎有点不高兴。

“老兄放心，放心。那些中国小子英语都说不上几句，更不要说西班牙语了。来吧，快把那红本本拿出来，我们一手给钱，一手取货。”龚老板一边把一杯放了冰块的威士忌递给了洛斯，一边解释着说道。

“那小子听得懂英语吧？”洛斯一边问一边从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掏出那份红颜色的居住证，随后改用英语对吕志远说道，“明天您带着它，再带着中国护照，到人口局去找一位叫汉吉尔的人，他会帮您把一切都办好的。当然您可别忘了带钱，这很重要。您，听明白了吗？”

“嗯，我明白了，可是……”吕志远有点为难地扭头望着龚老板，改用上海话问道：“龚先生明朝陪我一道去好哦？”

“这没问题，你放心好了。现在依要快点送一点钞票给洛斯先生，他这次可是出了大力了。”龚老板说。

吕志远有点不情愿地打开挎包，从皮夹子中颤颤抖抖地拿出两张100美金的票子。

“不行，太少，至少五张。”龚老板压低声音示意道。

“可是，我上次已经给你们 3000 美金了，现在还要我再拿，我也吃不消呀。”吕志远对龚老板嘟囔着。

“我晓得，我晓得的。但是，依听我的话是不会错的。以后我再给依说明。”龚老板继续用上海话说道。

“好吧！”吕志远无可奈何地又从皮夹里拿出了三张 100 元钱美金，递到了洛斯的跟前，“对不起，这只是我的一点……一点……心意。”他好不容易才想起英语中那个“心意”的单词的读音。

洛斯毫不客气地接过钱。他数了数，有点不满地瞪了吕志远一眼，随后又把脑袋转向了龚老板。“这些，还不够我一顿酒钱，就算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吧。”他一边用西班牙语说着，一边把钱塞进了衬衣口袋，随后把那本红颜色的阿根廷居住证递给了龚老板。

龚老板接过了那个红本，一边仔细地翻阅着，一边用西班牙语继续说道：“洛斯，别着急，这小子还带来了其他的生意。说不准，他还会成为我们的财神爷。”

“财神爷？”洛斯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了吕志远，似乎有点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来，依快点把那些中国护照都拿出来吧！”龚老板改用上海话对吕志远说道。随后，他从吕志远的手里接过一迭护照，一本一本本地数了起来。“来，快看，洛斯！这是 8 本中国护照，他们都是以旅游签证来这里的，现在都期望在这里办移民手续。只要您帮他们都搞到这个红本子，他们可都是愿意出大钱的哟。”龚老板用西班牙语故作姿态地叫了起来。

“8 个居留证？他们肯出多少钱？”洛斯的眼中顿时闪出了火花。

“如果是真家伙的话，那……”龚老板一边用西班牙语说道，一边望着洛斯的脸，“1000 美金一个人怎么样？”他试探着